捧腹編

捧腹編目錄

卷五

群居解頤

雪濤雜俎

摭言

談苑

後山談叢

令人權發遣　你好雀兒肚腸

可談

此眞項安瘋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三老問年

平天冠作工直　吾與君皆異人

但止乞頭

絕倒錄

一老饕賦　實不用一藥

步里客談

　蘇柳詞

錢氏私志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喫虀煮飯

北窗炙輠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古今詩話

　膠少

蕙畝拾英集

孫山綴柄末　茶亦病人
畫墁錄
直是怕那瀘然
游宦紀聞
歛板鞠躬
墨莊漫錄
尋常百姓　謝公墩
給事尚書　舍弟叔齊
嬾眞子

歸田錄

樂善錄

目畢

捧腹編卷五

茂苑許自昌玄祐父輯

男元恭校

群居解頤

亦當着杜

唐初有裴略者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爲錯一事落第

此人即向溫彥博處披訴彥博時與杜如晦坐不理

其訴此人即云少小已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

堪作通事舍人并解文章兼能嘲戲彥博如晦冋意

共語時廳前有竹此人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蕭蕭凌寒葉不凋經冬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卽云解通言語可傳語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廳前大呼語曰方今聖上聰明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妨賢路卽推倒彥博曰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博亦當著杜彥博如晦大喜卽令送吏部授官

天子親家翁

蕭瑀嘗因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

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帝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要是未解思量

太宗征遼作飛梯以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因競爲先登英公李世勣指之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非健要是未解思量。

設思量者可名失健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時長安令杜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好

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它語乃云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哂焉

逆風必不得張帆

此語那可少

我兒瓜子

秘書監賀知章有高名告老歸吳中明皇重之每事

優旦將行泣涕上問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
陛下賜之歸爲鄉里之榮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字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卿之子必信順人也宜名之字
再拜而受命焉久而語人曰上何誰我我是吳人名
字乃瓜下爲子豈非呼我兒瓜子耶

舜耕禹鑿

元和初達官中外之親重婚者先已涉溱洧之譏就
禮之夕擯相則有清河張仲素宗室李程女家索催
妝詩仲素朗吟曰舜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程久之

乃悟曰張九九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於是群客大笑

、踏梯把扇

嶺南地煖艸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中栽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毎夏秋熟時梯樹摘之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又其俗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以吃餛飩爲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吃餛飩

虛咽一甌溺

李文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者福意欲私之未果一日乘間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指使不過老僕夫人待其無乃薄乎裴曰然不知公意所屬何人卽指所獻女奴裴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得一縫綣福又囑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旣而果有告者福卽爲言腹痛且召女奴旣往左右以裴方沐不可遽已卽告以福所疾裴以爲信卽若不可忍狀裴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明日監軍使及

從事悉來候文福卽具以事告之且言曰事無成閒當有分所苦者虛咽一瓱溺耳

慣安分不草

三敎論衡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齊以升堂稱三敎論衡偶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敎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不然何煩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曰益所不喩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

金剛經趺坐而坐

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

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口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三十行立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麁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曰常恥之及一孝廉講論語爲政篇翌日語同事曰近日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大笑

文宣亞聖

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二書吏爲文宣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各决若干

正燒着大雲寺門

信州一女子落拓貧窶好歌善飲酒居常衣食甚迫有人乞與州圖因浣染爲裙墨迹不落會鄰過之出妓設酒食又一婢驚出云娘子誤燒裙其人遽問損處婢曰正燒着大雲寺門

願後身面孔

僞蜀王先主未開國前西域胡僧到蜀蜀人瞻敬如見釋迦舍於大慈三學院蜀主伏謁坐於廳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之婦女列次拜俳優王舍城揚言曰女弟子勤禮拜願後身面孔一似和尚蜀主大笑

拾遺錄

狗枷犢鼻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臣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道中見狗枷犢鼻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王牋云承復須

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楊太眞傳

天子阿姨

上嘗夢拾仙子乃製紫雲曲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二曲既成遂賜宜春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侍新豊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上與妃子鍾念因授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觱篥張野狐箜篌賀懷智拍自旦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妃女弟秦國夫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

如此等都方快

日呵瞞樂籍令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日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邪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

因話錄

屋毀馬斃判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閿鄉暴風有裨將飼官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字爲押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惟恐傷

當明皇寵遇時奉朝集此議論不意自優笑發之可謂無稍激規耶

人屋倒閣鄉常侍豈宜問馬

自家兒得人憐

玄宗問黃幡綽是勿兒得人憐是勿兒猶言何兒也對曰自家兒得人憐時楊貴妃寵極中宮號祿山爲子肅宗在春宮常危懼上聞幡綽言俛首久之

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笑而止

已遣堯典舜典

李尚書遜性嚴毅不好戲笑時周愿知江西鹽鐵留後事將至李公戒從事曰周生好諧謔幸諸賢稍莊以待之一日饌親賓愿亦預焉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落拓不事李公遍問舊時別墅及家童有技者圖書有名者悉云賣却復問曰有本虞永興手寫尚書此猶在否其人慙懼不敢言賣云暫將典錢愿忽言曰尚書大屯李公忘却先拒其談諧之事遂問曰尚書何屯愿曰已遣堯典舜典又被此兒郎典李公與

怒之意大開自此更不拒

尚拜謝叔父

龎嚴及第後登科記誤本倒書姓名判壽春日有江淮舉人嚴姓者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龎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久之語及族人都非龎氏事龎方訝之因問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龎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龎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如此方是撫掌者

恐是李趨兒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姚僕射南仲廉察陝郊峴初釋鞦服候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射久方悟而大笑

古物餉遺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

報稱

褒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攀一破臙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賓僚無不大笑

駱賓是諸王封號

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諺云說謊終須敗

玉泉子

父子相狀

裴勛質貌幺麽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輙目諸狀坦付勛曰矮人饒舌破車饒楔裴勛十分勛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鷰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

白侯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壻者多矣巳既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止焉

解語神柩

苗耽嘗自外游歸途遇疾甚不堪登升忽見有以轝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即僦而寢息其間至洛東門關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謂其評也徐答曰衣冠道路得病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關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

可稱活鬼

令郤是不鳴條破塊時

令狐綯父楚鎮東平綯侍以赴任常送親友郊外逆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

問民間疾苦父老即陳以歲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
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緬以其言前後相反
詰之父老答曰自某月不雨至于是月得非不破塊
乎賦稅征迫販妻粥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
乎緬即命馬掩耳而去

赤眼作白眼諱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日其
樂工告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氏坐
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

列於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周旋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僮志在於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及第時猶未風

劉蕡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

漢耶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蕡及第時猶未風耳

合寺苟卒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文會話云頃在京寄青龍寺日有客嘗訪知寺僧屬其忽遽不暇留連他日題其門而去龕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詳有沙彌頗解衆問其由曰龕龍去戍合時日隱爲寺敬文不在苟也碎石入沙卒客云合寺苟卒

爛蒸葫蘆

鄭餘慶清儉有重德一日忽召諸朋朝官數人會食衆皆朝僚以故祖重望皆凌晨詣之至日高餘慶方出閑話移時諸人皆囂然餘慶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勿枃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之類逡巡舁檯盤出醬醋亦極香新良久就食人前下粟米飯一碗蒸葫蘆一枚相國食美諸人強進而罷

相國善補裘送使客垂涎至此

豈是助語

李據宰相絳之姪生長綺紈曾宰字於澠池皆以門

廕不知書因節歲索魚不得怒追漁師云緣獺暴不敢打魚判云俯臨新歲猛獸驚人漁網至寬疎而不漏後又秪承人請假狀後判云白日黃昏須到夜郎平明放歸秪承人並不敢去又判決祗承人云如此痴頑豈合喫杖五下或語據曰豈合喫杖不合喫杖也李曰公何不會豈是助語與之乎者也何別哉

閻君善筆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牓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啟詞語一出牓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

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吃文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赧然發汗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登豈非箏之聲乎

必金銀車

集賢韓泉名艾之子雖敏有方而性頗暗劣及爲校理史傳中見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悞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

尚書故實

蘇杠佛

時分遣御史檢天下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杠佛郎居反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

賦牛鬬

魏文與陳思王同出游見兩牛在墻間鬬一牛墜井死詔植賦詩不得言牛不得言鬬不得言井不得言

死百步要成四十言不成即加罪植應口即成曰兩肉齊行道頭上帶橫骨行至險上頭崛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勝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得泄

常侍登牀

唐太宗嘗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冬瓜合出祜子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誚時輩或乘飲興即自稱俠一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俗號東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

本事詩

與汝結今生緣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生緣

金銅釘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

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
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
今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
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妻可畏者三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
君嘗謂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觀之如生菩薩安
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

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及五六十薄施粧粉或青
或黑覗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耶

集異記

田舍奴我豈妄哉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
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
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至奢華
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名部也昌齡等私

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毎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
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
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
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
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
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
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
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
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謂得名已久因謂

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
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中最佳者
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
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因歡笑
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
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
關渙之卽揶歈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
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
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

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竟日

酉陽雜俎

修理功德錢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常入獄滿背鏤毘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立門叫呼乞修理天王功德錢

打殺天王也

白舍人行詩圖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巳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也

此真好詩者

蛇咬爾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逗脫杖捷如膠焉後爲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

[illegible][illegible]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毁而爲痛狀以此爲戲樂

大能處置此僧

寧王常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作仕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其至此動婉含嚬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獵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

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銜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云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此乃太山之力

明皇封禪太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

太山之稱如此

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説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脯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黄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也

語妬婦恐爲水神何如

何愁不爲水神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

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懷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懷衣一作攘衣

酉陽雜俎

熱㪽上猢猻

世說晉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鏊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趂蛇鸛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薰木𧿹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鏊上猢猻

向見屈原

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以至此

摭言

水濺羅裙

唐裴慶餘咸通末佐北門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刺船誤以篙竹濺水濕妓人衣蔚為之色變慶餘遽請彩牋紀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蔚覽之極歡

捉得偷衣賊

李延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得非神授邏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凡夫肉眼

鄭光業策試夜有同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爲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伏此一杓水更託煎一碗茶光業欣然爲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啟謝曰旣煩取水更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進士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大盛奏請進士竝乘驢鄭光業軀幹偉大或嘲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問頭詩

張祜憶柘枝詩云鴛鴦綉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詩祜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空腹用心

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鞍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楊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答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

一作寄

宰紳

瀛得好

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口唇開袴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着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手臂着欄未見口唇開袴

小人行綴

唐薛昭緯任祠部員外李系任禮部員外王蕘任主客員外正旦立伏班退昭緯朗吟曰左金烏而右玉

兎天子旌旗蕘遶請其下何應聲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蕘小人行綴闒者靡不大哂

桯史

是以知其佳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交日飲亡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座皆笑

做賊却做官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飄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自號滾海蛟有詔命以官廣朔望趨府群僚以其故所爲徧肩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言一日晨入末銜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慙噱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日令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看命西司

謂以東司刺之

中都有談天者居觀橋東自設肆于門標曰看命司其術稍售其徒悄之曰司者有司之稱一妄庸術乃以有司自命哉相與謀訟之一人起曰是不難我能使之去旦日徙居其對衢亦易其標曰看命西司過者多悟而笑其人媿赧亟撤不敢留

小寒大寒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内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

銓曹方徘徊浩歎就日者問得祿之期日者曰君命甚高但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諱出去二字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人懷速化之望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在隅席輙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

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閽者告以某官不在留門狀客怒叱閽曰凡人死者乃稱不在某官獨無諱忌乎我必面白治汝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能曉諱忌當復作何語謝客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座皆大笑

帶汁諸葛亮

郭棣帥淮東實築二城倪從焉議論自負莫敢攖者一日持扇題其上曰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

臣心意葢以孔明自許嘉泰開禧間倪位殿巖賔客
日盛相與慫慂直以爲臥龍復出遂逢當軸意以興
六月之師吳衡守盱眙過見之於揚倪迎謂曰君所
謂洗脚上船也予生西陲如斜谷祁山皆陜隘可守
而不可出豈若得平衍夷曠之地掉鞅成大功顧不
快邪陳景俊爲隨軍漕先行燕之中席酌酒曰太牛
流馬則以煩公衆咸笑之俾旣潰符離僨又敗儀眞
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時彭瀍傳師爲法曹好謔
適在坐謂人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傳者莫不拊掌倪

知而怒將罪之會罷去遂止

隨隱漫錄

竹香子

雲間酒淡有作竹香子云浙右華亭物價廿一道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光聲敎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迭三斤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餅

和靖七世孫

林可山稱和靖七世孫不知和靖不娶已見梅聖俞

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當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孫兒若非鶴種并龍種定見瓜皮搭李皮

聞見錄

錢眼内坐

紹興間内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張循玉曰不見其星衆駭復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郡

王在錢眼內坐耳殿上大笑張最多背故譏之

忠孝奴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托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以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談苑

農水

石中立績除叅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宜呼爲農

水也坐者大笑

賞錢兩貫文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膀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元昊使人入市賣荻箔甚高者倚之食肆門外佯爲食訖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爲有所獲也徐展之乃元昊購竦之牓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掩而巳諠播遠近矣竦大慚沮

常朝多喚子

王汾嘲劉攽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云班班謂之喚班攽應聲云寒食每尋君蓋以汾爲墳耳

並無公私過犯

作賊亦非過犯

熙寧中閩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後招降予官爲三班殿直供家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有一班行李師並亦同供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爲廖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爲笑

何謂姜制之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制之先舉令云坐中各要

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對曰子
蘇子瞻應聲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
問其故曰非半夏厚朴何故謂姜製之

聊以效顰

郭忠恕漢湘陰公辟從事太宗素聞其名召入館于
內侍竇神興舍忠恕長髯而美忽盡剃鬚神興驚問
之對曰聊以效顰耳

渴睡漢

呂文穆薄游一縣胡旦隨父宰邑客有譽呂舉其詩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次榜果中首選

輟材

宗室至一品殯殮朝廷遣禮官輟祭舊制知太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羲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曰可輟矣汝羲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也傳者以爲笑

但不要及它新法

子瞻到此方不作詩

紫姑神頗黠捷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軾曰軾不善作詩姑書灰曰有理有理軾云軾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曰但不要及它新法便得也

不特能繫筆

生謚

李公擇于祕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蓋自許他日謚文正也劉貢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繫筆又善種竹邪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繫筆士大夫多用之

紙酒塞門

此信恐是諷自作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于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正乏資由是獲美醞盈室焉

王欽若嚇我

識得透

丁謂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

寄箋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

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涌竊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洎曰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三頭兩面

党進過市見縛构欄者問汝誦何言優者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卽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卽命杖之

北怒與金騎一類

後山談叢

令人權發遣

王荆公爲相喜說字始遂以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及牛三牛爲犇犇不及鹿謂宜三牛爲麤三鹿爲犇苟難于遽改令各權發遣于時解縱繩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據要地以資淺皆號權發遣云故并譏之

你好雀兒肚腸

王師既平蜀詔昶赴闕曹武肅王窩妻毋孟昶王蜀三十年而蜀道千餘里請擒孟氏而赦其臣以防變

太祖批其後曰你好雀兒肚腸

可談

此眞項安癤

慈善光獻王后嘗夢神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臣及詢吏部無此姓名者久之吳充爲相瘰癤生頸間百藥不差一日立朝項上瘇如拳后見告上曰此眞項安癤也

東坡志林

玉汝金吾

韓縝爲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不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喜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何怕李金吾

三老問年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邇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于崑崙山之下今已與崑崙齊矣

說天話者亦成豚耶

平天冠作工直

潞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公笑不答久之曰嘗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平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

吾與君皆異人

蘄州龐君安常善醫而聵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皆異人也吾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非

可惜千金方

異人乎

但止乞頭

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

絕倒錄

老饕賦

老饕賦見於蘇文忠集中近有謀應制者爲擬老饕賦雖近俳諧亦有所譏云賦曰齒刺唇搖心煎腹焚

常眼落於鎬銚毎情動於厨庖晨之興也掃半碗之豆粥飡數甑之雪糕時之凛也盪三杯之卯酒圖一早之酕醄方投箸而捫腹一嘆腐而心嘈嗟夫物理豈消兮幻體有漏人情可郤兮賓席難迯海味之去酒也而實憎於小器非肉之不飽也而尤便於太燒蠏圓臍而巨鰲魚帶子而多膠遇若登於春臺享東家之太牢蓋新舊宜於合和而生熟異於烹庖飲福者則必覆醆歡醻者嘗亦哺糟毎嘗徧於市食終莫及於家肴切緣盂嘗之門多喜不速之客大抵劉伶

之宴悉遵洪量之豪易素得於需卦物可及於蠐螬故先生之願游者綺席深不戀於綈袍利嘴尖頭令探鄉黨之吉凶壽香逐氣令裒醵金以游遨既盡簪而發笑何淨盤而見嘲先生一笑而起尋東司而上茆

實不用二藥

李先生者居餘杭門外日賣養脾丸於市家畜二婢以事炮製常揭巨榜於前曰不使丁香木香合則天誅地滅李一旦醉溺于河有人題牌懸其墓曰賣藥

李郎中昂藏辨不窮一朝天賜報溺死運河東或有問於妻曰爾夫修合不苟天當祐之何返報之酷耶妻云先夫專委二婢修合一名木香一名丁香實不用二藥也

步里客談

蘇柳詞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

東去公爲之絶倒

錢氏私志

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政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每向中人以上說話稱小人中人以下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聲琅琅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是皇天生我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應稱我字

昔攺爲小人誦畢椅嘆云這天童極靈聖王才元少
師云若無靈聖如何待得許多小人

喫虀煑飯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
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翼日令所親誚讓云
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
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虀煑飯時否學士
笑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州吃虀煑飯是
爲甚底

元來學士攻苦却是要享用道些

北窻炙輠

不知西漢果有子雲

王介甫論楊子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㐌曰與東坡論及此東坡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古今詩話

膠少

宣和間王將明賜第旣而以梁生芝草爲奏車駕臨

倘二更時呼至不識清獻何以處之老兵承命不往非清獻

幸適久雨梅潤芝墜地京師無名子有爲十七字詩

相公新賜第梁上生芝草爲甚脱下來膠少

蕙畝拾英集

枝頭梅子

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幾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之老兵忽自幞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個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

有此從人

妾胡不曰關雎風始還屬夫人

此風之始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後西南士夫凡有所惑者皆以風之始爲口實

羣居聽輿

建義井

周益公夫人妬有媵公盼之夫人縻之庭公過之當暑以渴告公以熟水酌之夫人窺於屏曰好個相公

爲婢酌水公笑曰獨不見建義井乎

中吳紀聞

芭蕉

初朱勔之進花石也聚於艮嶽之上以移根久爲風日所殘未幾即槁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宴伶人因諷之有持梅花出者問曰此何物也應曰芭蕉有持松檜出者亦以芭蕉答如是者數四遂批其頰云此某花此某木何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

道老子宜與不淺

悅生堂隨抄

斷不學王彥超

吳處裕性簡率發言多輕肆右金吾將軍王彥超告老得休致處裕常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

餘如故

石立中性疎曠少威儀好諧戲雖對面戲人人不以爲怒知其無心爲輕重及忝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餘如故安可改

取名用百字

有侍范蜀公者公曰家中子弟連名百字幾壽盡矣至於百發百中亦取以爲名或曰輒有俚談可爲一笑公曰何也曰百靈百利百巧百寵必不敢以爲名蜀公爲之掀髯大笑

過庭錄

孫山綴榜末

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

貢父賴得風疾茶嬌得非風始乎

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

茶亦病人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事傳一時貢父被召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爲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徹霄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盃須起舞關河風月不勝情至闕永叔直出道者院去城四十五里迓之貢父適病酒未起永叔曰何故未起貢父曰自長安路中親識留飲頗爲酒病永叔戲之曰貢父非獨酒能病人茶亦能病人多矣

畫墁錄

直是怕那𣷹然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文談不悉是非居楊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楊蘇子容爲守杜在坐子容少息杜遽曰相公何故𣷹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睚直是怕那𣷹然

游宦紀聞

斂板鞠躬

蜀昔有術士精于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祿異時官至五馬咸強其筆于楮以為他日證驗于是索筆特書云目今斂板鞠躬已見二千石在後眾莫不譁然哂之且誚云是乃挽米舟一水手何爲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眾方悟斂板鞠躬之說

墨莊漫錄

尋常百姓

陳輔丹陽人能詩荆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之笑謂曰輔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謝公墩

王荆公退居金陵建宅于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實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荆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旁曹取　旁翰字　問音

給事尚書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内逼乃解衣登厠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嘗爲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我有對矣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爲的對盖爲帥臣嘗爲賊所窘也

舍弟叔齊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與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伐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飢色餓于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

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家或冀有得

也癖羸者謂曰勸汝別謀于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

舍弟叔齊豈能爲人故人大笑而去

嬾眞子

雞倒司馬端明

温公先塋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
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
諸生講書村父不及往聽今幸略講公即取紙筆書
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

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

增減太公年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却被宋玉展了十歲

四方馬頭

莊子疏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鈎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鈎繩也故東野後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矩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頭項方爲馬頭圓爲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

女妃九龍

同州澄城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焉道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旣事十王女亦妃九龍過

客讀之無不一笑

歸田錄

此亦九百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擧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之馮徐擧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大笑

九皇生来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于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鮎魚上竹竿

開燕常談大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曰歡聲似鳳來㘅詔喜氣如雞去揭竿韓子蒼喜爲更之曰蒼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竿

水底眼中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

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

面不過楪子大

呂蒙正爲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閒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樂善錄

打得過自不問

王韶晚年頗悔取熙河時事嘗游金山寺以因果問

衆長老皆言以王法殺人如舟行壓殺螺蚌自是無心韶猶疑之時有才景純者一日與韶邂逅於長老坐間韶復舉前話衆答如前才獨無語韶曰十八丈以為如何才曰但打得過賢心下否韶曰不知十八丈打得過否才曰以其所見賢打過不得曰何以知之曰若打得過自不問也

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墮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一日與蘇子瞻數人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遂言

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鸚哥幾時能閑

富商有段姓者養一鸚䳇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梵本心經段剪其兩翅閑以雕籠如意豢養熙寧六年段忽繫獄及歸問鸚䳇曰我半年在獄極用怨苦汝在家餵飼以時否鸚䳇曰君半年在獄早已不堪鸚哥幾時籠閑豈亦不在怨恨乎段大感悟即日放之

捧腹編卷五終